

中英文化協會文藝叢書

怪 畫 家

Somerset Maugham 著

王 鶴 儀 譯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上海初版

◆(81532 滬報紙)

中英文化協會文藝叢書怪畫家一冊

The Moon and Six Pence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王鶴儀
Somerset Maugham

譯述者 王鶴儀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譯者序

本書的作者 Somerset Maugham 對於國內的讀者也許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恐至今仍未有人翻譯過。他本來是一位醫生，後因愛好文學，放棄醫道，專事寫作。他曾寫了幾個劇本，但都不很成功。其後發表 *Lady Frederick Mrs. Pot* 及 *Jack Straw* 三劇，才一舉成名。他的長篇小說，有 *Of Human Bondage* (一九一五年出版)、*The Magician* (一九〇八年出版) 和本書 *The Moon and Six Pence* (一九一九年出版) 等。

這本書是一個怪畫家的傳記。它敘述倫敦一個股票經紀人，在四十歲的時候，忽然拋棄妻子，捨棄了快樂安適的家庭，而到巴黎去習畫。他在巴黎閉門繪畫，過着非人所能忍受的窮苦生活，常常囊空如洗，終日不得一飽。他雖既沒有人看得起，也沒有人願意買。但是他不以爲意，毫不灰心。他生活於幻想中。其後他從巴黎流浪到馬賽，以勞力賺取一兩個法郎，維持一日的的生活。如此過了四個月，他在某船上覓得一個伙夫的位置，以代替船費，到達風景如畫的塔希堤島上。這就是他日夕縈懷不已的環境。他的靈魂終於在這裏找到了真正的歸宿，而他的天才也在這裏表現無遺了。可是不幸，他突然傳染了癲瘋病。他以堅毅不屈的勇氣，忍受着這人類最可怕的疾病。他益盡力繪畫，要在死神召喚之前，盡以自己的思想，表現於畫

上。他買不起畫布，於是在牆壁上繪畫；就在這壁畫上，他表現了他的最大的天才。最後癡癲使他的雙目失明，不能再從事繪畫。於是他每日僅能以他的一無所睹的眼睛欣賞着自己的作品。兩年後他死了。但從此以後，他的聲名亦永傳不朽。人們發現了他的天才，競相搜求他的作品，以前沒有人過問他的作品，如今都價值不貲，爲人珍藏。然而在他生前，窮困潦倒，終日不獲一飽，人們都把他當做一個古怪的流氓。他的天性奇特而好諷刺。他看不起物質，而欲過着純精神的生活，但又不能擺脫物質的需求。他要繪畫，並不是爲了歡喜畫，而是彷彿靈魂給魔鬼苦纏着，迫使他不由自主主要從畫上表達他的思想，等到思想發洩完畢後，他對這畫也就棄之不顧了。他要從畫上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可是等到這世界實現後，他却以驕傲藐視的態度把它毀滅了。他的畫也和他的思想一樣奇特神祕，令人迷惘不明。牠們含有某種力量，使你發生可見不可即之感。牠們既偉大又肉感，既熱情又可怕。它們有如魔鬼的幻術，使你心驚胆戰，但又使你縈懷不已。總之，他的一切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這就是「怪」字。這本畫的名字，尤其古怪，很難直譯。據譯者私見，(Moon) (月亮) 或含有崇高之意，(Sisnence) (六辨士) 或寓卑微之意。綜合二字之義，或可表示本書主人翁生前後的浮沈狀態。爰以「怪畫家」命名，或亦讀者之所許乎？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王鶴儀

怪畫家

第一章

我承認當我最初認識查理史特勒蘭的時候，並未發現他有何特異的地方。然而現在，很少有人否認他的偉大。我所說的偉大，非如一般鳴運當頭的政治家或豐功偉蹟的軍人的偉大；這種偉大不過是地位方面的，而不是人格方面的；地位一變，偉大亦隨而銳減。我們常見首相退職後，只成了一個卓越的演說家，名將下野後，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市井英雄而已。史特勒蘭的偉大却是不可磨滅的。人們縱或不歡喜他的藝術，却不能否認他所引起的興趣。他可以激動人和控制人。他已不再是揶揄的目標，也不用再為他的怪癖辯護，或為他的堅毅謳歌。他的缺點已被認為成功之必要條件。縱或仍有人討論他在藝術上的地位，而一般崇拜者的諛詞恐亦反覆無常，不下於誹謗者的貶抑；但是有一點則不容置疑，那就是他有天才。我以為藝術中最饒興趣莫如藝術家的人格；如果他具有特殊的人格，我願意寬恕他的千百個缺點。就我個人觀之，我認為未拉斯揆司（註一）的畫比格里科（註二）的好，但習慣使人們喪失了鑑別的能

力，而羣趨崇拜這位荒淫好色，境遇悲慘，似欲永遠犧牲其靈魂的克里特人。藝術家，畫家，詩人，音樂家，常藉其崇高或優美的裝飾能力，而滿足其審美心。這和性慾相同，也具有性慾衝動時的強暴：實則藝術家還有較大的天才可以表現於人們之前。探求藝術家的祕密其誘惑性不下於讀偵探小說。它是一個沒有人能解答的謎。我們可以從史特勒蘭最平凡的作品中，窺見他的奇特，因惱而複雜的人格。爲了這個原故，人們雖或厭惡他的畫，却不能不注意牠們；爲了這個原故，才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對於他的生活和個性，感到莫大的興趣。

史特勒蘭逝世四年後，摩理哈奈氏始於法國水星雜誌上發表一文，把這位無名畫家從湮沒無聞之境提拔出來，並開闢了繼續評述者的途徑。許久以來，法國已沒聽見這樣無可爭辯的評論了；他的立論沒有人不受感動；他的立論看來，似嫌誇張，但後來的評判無不承認他的評論得當；史特勒蘭的聲譽亦因此而堅築於他所建設的立場上了。這樣的成名可說是藝術史上最羅漫的克的現像。但我論述史特勒蘭的作品，祇限於其表現性格的方面。我不贊同一般畫家之傲慢不遜，目空一切，以爲常人對於繪畫一無所識，只能以絨默和支票簿作爲欣賞他們作品的最佳表示。視藝術爲只有藝人始能正確領悟的技藝，實屬大謬不然；藝術是情感的表现，而情感所用的言詞則是盡人都能明白的。但是我也承認，對於藝術缺乏實際認識的評論家，在這問題上，很少能發揮其真正有價值的論述。我對於繪畫可說是絕對的門外漢。幸而無須我冒這危險，我的朋友納格特君是一位淹博的作家兼優秀的畫家，他曾在一本小書（註三）中詳論史

特勒蘭的作品。這本書的風格極端動人，可惜這種風格在英國不及在法國那樣流行。

③哈奈氏在他的名論中，對史特勒蘭的生平作一概述，意欲鼓勵人們探討的興趣。他以那種爲藝術的大公無私的感情，他真誠地希望睿智之士，注意這位有最高創作力的天才。但他是這樣一個優秀的記者當然洞悉一對人的興趣大有影響於其圖達的目的。而以前曾與史特勒蘭接觸過的人，曾在倫敦和他交遊的著作家，在蒙特馬德利咖啡館和他有一面之緣的畫家，莫不相顧愕然，發見他們所日夕廝磨的無名藝術家，原來是一個真正的天才。於是他們相繼在美術兩國的雜誌上著論，或則緬懷往事，或則表示感佩，但結果僅足以增加史氏的聲名，而仍不能滿足羣衆的好奇心。這種事哄動一時，因此孜孜不倦的魯多斯博士不得不在他的著名專論中加入對史特勒蘭評述的作家名表。

人類具有天賦的幻想能力。每遇異常的人有何驚奇神祕的舉動輒畫蛇添足，杜撰傳奇，使人深信不疑。這傳奇與日常生活完全相反。傳奇中所敘述者，則成爲書中主角聲名不朽之所憑藉。有一位性好譏諷的哲學家微笑說，利拉爵士（註四）深入人心的理由，乃在他把自己的斗蓬鋪在土地，讓伊利莎伯女王踐踏，而不是由於他把英國的名字帶到未經發見的國家中。史特勒蘭的一生神祕莫測。他只有仇敵，沒有朋友。無怪乎說起他的人都要把他們手頭上有限的資料增補竄改，加上生動的幻想。關於他的事蹟，知者殊少，所以他們更能毫無顧忌的盡量把他描寫得荒唐怪誕。他的一生頗多光怪陸離，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蹟。他的皮氣暴戾，他的命運頗多

悲慘動人之處。這故事是如此的複雜，連睿智的史家也躊躇不決，未敢貿然任意撰述。

但是羅勃史特勒蘭並不是一個睿智的史家。他在所著的傳記（註五）中，自稱是要「消弭社會上對他父親暮年生活中的若干謬見，」並稱這種謬見，「使生者感受莫大的痛苦」。由此可知，普通關於史特勒蘭一生的傳說，對於一個有名望的家庭是如何的痛苦。我曾閱讀羅勃這本書，其內容毫無誇張潤飾。史氏所描繪的肖像，是一個賢父良夫，慈祥、勤謹而正直。這位摩登牧師在訓話的研究中，學得了驚人的辯解術；他用以描寫他父親一生事蹟（這些事蹟却是孝子所不便記憶的）的細膩筆調，也就是使他在教會中獲得崇高地位的原故。我早已看出他的強壯的小腿必會套上牧師的褲子。羅勃此舉很危險，但也許可以說是勇敢，因為一般人所共知的事，對於史特勒蘭的名譽已增進非淺。有許多人爲了憎惡他的行爲，或爲了憐惜他的死亡，才注意他的藝術。兒子的苦心孤詣反而使父親的崇拜者如冷水澆背。「史特勒蘭傳」，一書問世後，各方議論紛紜，不久他的傑作之一「撒馬利亞之婦女」（註七）在狄萊士第拍賣行寄售，售價較九個月前某著名收藏家所購時減少二百三十五英鎊（這張畫因收藏家暴卒而再度付之拍賣）。假如人類的幻想不得不對此破壞好奇性的著作表示失望，則以查理史特勒蘭的力量和創作力，仍不能挽回其頹勢。不久後，魯多斯博士發表了一本著作，才消弭了一切藝術愛好者的疑惑。

魯多斯博士是屬於相信人性非僅惡，且較預期中更惡的史家派。讀者如其信從專喜描寫大

人物的風流豔事而視爲美德模範的著者，不如僅從這輩史家之立論，比較穩當。我很抱歉與常人的見解不同，我以爲安東尼和克利奧佩特娜（註八）之間的關係只不過經濟方面的；但如果要我相信提布奈斯（註九）也和喬治五世一樣的高潔，則非有更多的證據不可。魯多斯博士這樣批評羅勃史特勒蘭的坦率的傳記，很難令人不同情這不幸的牧師。他把他的溫和穩健的措詞，加上虛偽的罪名，把他的修辭爲說言，毀他的誠默爲狡滑。就爲了這小小的過失，爲了這在著者則應譴責，在兒輩則可原宥的過失，他給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加上矯揉做作，詭譎狡滑，不善調整的惡名。就我個人觀之羅勃史特勒蘭味然反駁一般人所深信不疑關於他父母不和的傳說，未免過於輕率。他援引查理史特勒蘭從巴黎寄出的信，稱譽她是一個「卓越的女子」。魯多斯博士把這封信的真迹影印出來，其中有一段如下：「我的妻子真珍死。她是一個卓越的女子。但望她進地獄。」在這個教會高張的日子，如此囑付不利於己的證據，未免太吃虧了。

魯多斯博士是查理史特勒蘭的熱烈崇拜者，不必擔心他不替他洗刷。他對於史氏表面純潔而動機卑劣的行爲，瞭如指掌。他是一個精神病理學家，同時也是一個藝術家，對於潛意識作用，洞若秋毫。沒有一個玄學家能像他那樣，在日常事務中發見如此深刻的意義。玄學家能窺人之難言者，精神病理學家則能識人之所不勝言者。這位淹博的著者，有一種怪癖，不憚煩費，亟欲尋求每一能減損他的英雄信譽的原因。若是他能舉述若干暴戾或卑劣的事例，他便感到心滿意足；若是他能找到若干業已爲人遺忘的事，以混淆羅勃史特勒蘭的孝心，他的歡躍就如

同榮任了基督教徒審判廳的宗教法官。他的勤勉，誠足以驚人。最細微的事也不能逃過他的眼簾。假如查理史特勒蘭有一張洗衣店的帳單未付錢，他必能一無遺漏的告訴你。假如查理史特勒蘭欠下半個克朗沒有清還，他也絕不會忽略這事的底蘊。

(註一) Velasquez, 西班牙著名畫家，一五九九——一六六〇年)

(註二) El Greco, 西班牙畫家，(一五四七——一六一四年)

(註三) 見 Edward Leight (A. R. H. A.): "A Modern Artist: Notes on the Work of Charles Strickland." Martin Secker. 1917.

(註四) 見 Hugo Weidbrecht-Rotholz (Ph. D.): "Karl Strickland: Sein Leben und Seine Kunst." Schöningh und Hanisch. Leipzig, 1914.

(註五) Sir Walter Raleigh, 英國航海家兼文學家。一五八五遠征 Virginia 遂命名以紀念伊利莎伯女士。(一五五二——一六一八年)。

(註六) 見 Robert Strickland: "Strickland: The man and His Work," Wm. Heinemann, 1913.

(註七) "The Woman of Samaria", 據 Christie 拍賣行之目錄表所形容!『社會羣島的一個裸體士著女子，偃臥於溪畔。背景是熱帶的風光，有棕櫚與香蕉等。60 in, X 48 in, J』

(註八) Cleopatra，紀元前六九——三〇年之埃及女王。以美聞名於世。與凱撒大帝之名將安東尼相愛。後安東尼戰死，女王亦隨而自殺。

(註九) Tiberius 羅馬王 (A. P. 14-37)

第二章

關於查理史特勒蘭的事蹟，記載既已很多，似乎不用我再有所記述，畫家的作品，就是他的墓碑。說句實話，我和史特勒蘭的交情，在一般人之上。我初次見他時，他還沒有成爲一個畫家，他在巴黎窮困的幾年間，我們常常會面。若不是戰爭^吧我帶到塔希提去，我決不會寫成這本回憶錄。人人都知道他在那裏度過餘生，而我也在那裏遇見許多熟識他的人，因此才知道他的悲慘的一生中最模糊不明的一段。假使有人以爲史特勒蘭的偉大是理所當然的事，則亦必不會嫌他的生前友好的私人記載爲多餘。若能使格里科生前的友好，其深交不下於我和史特勒蘭者，緬懷往事，我們又何所吝而不盡所欲言？

但我不願以此爲藉口。我忘記了，不知是誰勸告人們每日做兩樁他們所討厭的事，以求靈魂的安慰。這人確是聰明。我小心翼翼守着他的訓言，每日從不稍懈，做我所討厭做的事，——睡眠和起床。我性好刻苦，每星期一次更厲行肉體刻苦，從不忘記閱讀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這是研究大量出版書籍，揣摩作者於著作出版後的客觀以及牠們的前程如何的一種有益訓練。一本書在無量數的書本中究竟占有什麼機會？事實上成功的書，充其量亦只是一時的成功而已。沒有人知道著者曾嘗過多少痛苦，絞盡腦汁，始聊供若干偶然的讀者消遣數小時，或

解除旅途的岑寂，報紙的評論，如可作爲判斷，則其中有許多書，內容豐富，寫作慎重，著者的思想充分表現於作品中；有若干書，著者甚至終生致力於此。依我的見解，著者應從工作的樂趣中，從思想重累之解放中，尋求其報酬，不問他事，不以褒貶成敗爲意。

戰事發生後，社會出現一嶄新的姿態。青年人趾氣高揚，高登聖座，出乎我們這年老的一代意料之外。而一般追隨於我們身後者，亦將改變方針。年輕的一輩，自審年富力強，於是神魂顛倒，佔奪了我們的位置。空中充滿了他們的喧聲。許多年紀較大的，却模倣青年人的可笑姿態，竭力安慰自己說，年華未逝。他們的的呼聲最響，戰爭的噓聲僅爲空口的喧嚷，他們有如傾家蕩產的浪子，企圖以鉛筆，顏料和刺耳的歡聲，恢復他們的青春幻想。比較聰明的，則採取溫柔，適當之途。他們的做戒的笑容，含蓄着譏諷。他們記得他們也曾以這種喧嘩，和輕蔑態度，踐踏過心滿意足之一輩。他們早已有先見之明，知道這班英勇的持火炬者，不久也必退位。但情形不只如此。當尼尼微（註一）盛極一時的時候，新福音已變成舊福音了。這些華麗的句子，在說者固似新穎，實則早已有人說過幾百次，連音調的抑揚也絲毫無改。須知鐘鐺永遠是來回的擺動。圓圈永遠是反覆的旋轉。

有時一個人從某一時代轉入另一時代，從家鄉遷徙到生地疏的地方，那時候好奇的人便可獲得人類喜劇中最奇特的一種風景。舉例而言，今日還有誰想起喬治克拉克（註二）他是當年著名的詩人，舉世一致承認他的天才，在今日較複雜的生活中，尤爲罕見。他從阿歷山大頗普

(註二)的學杜那裏學得他的妙技，以押韻的對句寫道德小說。其後法國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爆發，詩人紛紛改變作風，吟詠新詩。但克拉布仍繼續以押韻的對句寫道德小說。我猜，他也必定讀過一般哄動全球的青年所寫的韻文，而認為這些作品，形同謔語，毫無價值。事實上，有許多作品確是如此。不過夏芝(註四)和威特斯威(註五)的短詩，哥爾利治(註六)和雪萊(註七)的幾首詩却具有無限從未被人利用過的靈感。克拉布的作品，了無生氣，但仍繼續寫他的雙韻道德小說。我曾隨意翻閱了幾篇近代作家的作品。在這些作家中，也許會發現更熱情的夏芝，更微妙的雪萊，早已出版了許多永銘人心的作品。我辨別不清他們的優劣。我欽佩他們的超然脫俗——年紀輕輕，即有如許成就，前途實未可限量——我驚嘆他們的文證優雅；他們作品內容豐富，從用字方面看來，恐怕他們在襁褓時代便已把洛格(註八)的「辭典」背得爛熟了。但我仍感覺它們空虛：我覺得他們的學識太淹博，感情太顯露。我受不了他們那種撫肩拍背的熱誠，受不了他們那震人心弦的感情。對於我，他們的熱情帶點貧血象徵，他們的夢想有點曖昧朦朧。我不歡喜這種情緒。我已年近古稀，難以取悅於人，所以還是繼續寫我的雙韻道德小說罷。但我寫這種小說，決不是完全爲了個人的愛好，否則，我真是笨透了。

(註一) Nineveh 古 Assyria 帝國之首都，西歷紀元前六〇六年毀於兵燹，遂致湮沒。至十九世紀時，始能確證其地在今河左岸。

(註二) George Crabbe——(一七五五——一八三三)英國詩人，喜描寫家庭生活。

(註三) Alexander Pope——(一六八八——一七四四)英國詩人。

(註四) Keats——(一七九六——一八二一)英國著名抒情詩人之一。

(註五) Wordsworth——(一七七〇——一八五〇)十九世紀時英國之詩壇領袖。

(註六) 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一七七二——一八三四)英國詩人。

(註七) Percy Bysshe Shelley——(一七九二——一八二二)英國著名抒情詩人之一。

(註八) Peter Mark Roget——(一七七九——一八六九)，英國醫生兼著作家。其名著

之一即爲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第三章

上面所說的，都不過是偶感而發。

我寫我的處女作時，仍非常年輕。

這本書的運氣很好，居然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並且因此有許多人想認識我。

至今每當我回想起首次被介紹入倫敦文壇時，那種又畏怯，又渴慕的心情，內心猶感餘痛。不過現在我早已習慣了，而那些描寫當時情形，不差銖黍的小說，現在也已成爲陳跡。文學界的集會地點亦已改變，從罕布斯特諾丁山門，墾星敦及高街遷到西爾斯和布魯斯貝里。當時四十歲以下的人已算是得天獨厚，而今過了二十五歲便成爲訕笑之的了。當時我們都不十分敢顯示自己的情緒，畏懼嘲笑的心理使我們不敢過於放恣。我們不相信文質彬彬的波希米亞有培育純潔的方法，也未想到今日男女是如此的濫交。那時我們並不視隱匿自己的奇思異想爲虛僞。不過，要知道那時「Spade」（鋤）還未固定不易的稱爲「Blood Shovel」（血鋤）。婦女仍不能完全的我行我素。

那時我住在維多利亞車站附近，往往不惜長途跋涉，乘公共汽車到文學家的溫情深厚的家裏。我畏畏葸葸的徘徊於街頭，然後鼓足勇氣，掀動門鈴，提心吊膽的被引進擠滿了人，空氣